



王计兵正在送外卖

人物
新闻

热线:96060



扫码看视频

诗人/外卖大叔

诗歌能带来希望,但老婆希望我多挣钱

无奈的搁笔

搞创作被认为不务正业,父亲怒烧文稿

见到现代快报记者,正在超市门口擦洗电动车的王计兵停下手中的活,用抹布擦了擦手,主动伸出手来。他身材不高,皮肤黝黑,握手时记者明显感到王计兵的手十分粗糙,指节处有一层厚厚的茧子。当记者表示采访是否会影响到其工作时,王计兵淡淡一笑说,自己每天下午才会送外卖,超市上午一般也没什么客人。

“我一般在送餐的间隙用手机码字,也借机调节一下绷紧的神经。”据他讲,在被吸纳为徐州市作协会员后,他一直笔耕不辍,再累也会写上一句,目前基本保持两三天一首诗的创作频率。

1969年,王计兵出生在徐州邳州一个农村家庭,读初二的时候他辍学了,后来就跟着父亲做农活。

23岁那年,对生活感到迷惘困惑的王计兵,写下了一篇两千字的小小说《小车进村》。这篇反映苏北农村生活的作品,成了他创作生涯的开端。

王计兵喜欢在农闲时看书,最喜欢的莫过于小说杂志《百花园》。抱着试试看的心态,王计兵将作品寄往位于郑州的《百花园》编辑部。小半年后,王计兵收到一封信,来信人是《百花园》编辑部的一名编辑,他在信中告诉王计兵,小说已被杂志刊登。“他还鼓励我,让我保持创作劲头。”这名编辑,就是后来成为河南省作协副主席、百花园杂志社总编的杨晓敏。

杨晓敏的鼓励进一步激发了王计兵的创作热情,接下来一段时间里,他在杂志上刊登了十余篇作品,这也让王计兵成了村里乃至乡里的名人。

渐渐地,王计兵开始不满足于写微型小说,他萌生了创作一部长篇小说的念头。为此他放弃了务农,将自己关在一间用玉米秸秆搭建的简易房子里,昼夜不歇地写作。

在当时,这样的行为被认为是不务正业。很快,王计兵身边的夸赞褒美变成了嘲讽讥笑,王计兵的父亲几次三番劝阻无效,逐渐对儿子失去了耐心。某天傍晚,趁着王计兵走出草房透风的当口,父亲一把火将草房和已成稿20多万字的小小说烧了。

王计兵为此几近呕血,声明和父亲“断绝”关系后,踏上了离家打工的路。

重拾的梦想

我感觉到,诗歌是最能让我抒发情感的

1993年起,王计兵为了生计辗转各地。他在东北当过钳工,在新疆砌过土坯,在山东做过水果批发,也曾短暂回到

老家开过两年翻斗车……王计兵告诉记者,这些经历,为他后来的创作,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。

打工期间,王计兵认识了现在的妻子,后来有了三个孩子。2002年前后,王计兵一家揣着500元来到昆山。起初,王计兵只能靠捡废品生活,这也成了他日后笔名“拾荒”的由来。

到了2009年,王计兵一家生活条件逐步改善。当年年底,他买了一台电脑,并很快发现,自己可以在网络日志和城市论坛上发表文字。

这时距离王计兵搁笔出走已过去16年,他毅然开始向一个自己从未尝试过的文学领域进军,“我那时感觉到,诗歌才是最能让我抒发情感的。”

随后的日子里,王计兵开始学习模仿一些知名诗人的写作手法,并慢慢发展出自己的独特风格。用他自己的话说,我的诗风是吃“百家饭”成长起来的。

彼时王计兵创作的诗歌,虽贴近生活但多粗浅直白。因此他的作品下面,往往有人评论“文法不通一塌糊涂”,甚至有人恶语相向。但王计兵不气馁,几年里创作诗歌千余首,写法上也日趋成熟。2018年,王计兵被吸纳为徐州市作协协会会员。

现实的尴尬

老婆还是希望我全职送外卖多挣点钱

成为了作家的王计兵依然将创作目光放在基层劳动者身上,“因为我自己也是劳动人民。”为了落户昆山,王计兵在玉山镇上借款买了一套房,这也让刚刚轻松一点的他,又背上了不小的压力。王计兵坦言,市作协会员的身份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多少经济收益,更多的是精神寄托和理想追求。“诗歌字数普遍偏少,刊登一篇的稿费也就三四十元。”

王计兵的家中有一面墙,专门用来陈列刊登作品的杂志和获得的奖状奖杯。“还有一些被我老婆拿到徐州老家去了,她不支持我写诗。”说到这里,王计兵显得有些尴尬,“她还是希望我全职送外卖多挣些钱。”

迫于经济压力,2019年起,王计兵每天兼职半天送外卖。王计兵说,之前,邻居和外卖公司都不知道他是个作家,直到去年底去海南参加首届博鳌国际诗歌节,他好几天不出现,这才引起了大家的注意。有趣的是,王计兵近期还创作过一首名为《父亲从乡下来看我》的诗,其中写道:小成一个城市可以忽略的尘埃,浮在门卫呵斥的声浪里,“我现在每天送外卖最怕的是保安,最爱的也是保安。”

采访的最后,王计兵告诉记者,即便是为了和自己一样奔波的基层劳动者,他也会坚持创作下去,因为“诗歌能提供希望”。

逐梦的斜杠人生

导游/外卖小哥

不想坐吃山空,要为梦想“蓄水”

“我之前做导游,主要在江浙沪做地接,因为疫情影响暂时没什么活儿,就先送外卖吧,这样也挺好的……”80后陈安苏是南京人,做了12年导游的他,今年4月开始做外卖小哥,月收入有六七千。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,今年1月下旬以来,不少人“跨界”外卖小哥,在这些转型跨界的外卖小哥中,四成表示是为梦想“蓄水”。

现代快报+/ZAKER南京记者 张瑜

导游跨界送外卖,月薪六七千

陈安苏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,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做导游,入行12年了。“做导游年收入十几万吧,主要是地接,带团跑江浙沪。”陈安苏告诉现代快报记者,靠着做导游的收入,他结婚、买房、养娃,生活还算顺利。

今年春节前,陈安苏做好了迎接旅游旺季的准备,可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了这一切。“在家闲着一直没活儿,房贷好几千呢,不能坐吃山空啊!”他说,做导游的圈子比较小,跨行找工作有点难度,后来,想到去送外卖。

4月10日开始,陈安苏正式上线跑单。“反正都是服务行业,我适应还是比较快的。”他说,配送区域就在他家附近,道路、小区等相对熟悉。“我定了个小目标,每天送四五十单。”他说,目前基本能实现,月收入有六七千元。

陈安苏告诉记者,送外卖两个月,觉得还挺有意思的。“我有个想法,等我退休了,写一本自传的话,做骑手送外卖一定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篇。”陈安苏说,他还是看好旅游业未来的发展,而且自己也很热爱这一行,送外卖只是暂时的、独特的一段人生经历。

四成兼职外卖小哥只为梦想“蓄水”

疫情期间,厨师、程序员、健身教练等纷纷兼职送外卖,饿了么称,自1月下旬以来,他们已提供外卖小哥兼职岗位超120万个。

数据显示,疫情期间入职的外卖小哥平均年龄38岁,高于全国整体平均年龄31岁。在主业受到影响时,这些兼职外卖小哥通过副业每月多赚2900元。

疫情期间新增入职的外卖小哥中,近4成受访者表示,送外卖是为梦想“蓄水”。而在49岁以上的群体中,送外卖的第一大原因是由于失业。遭遇职场“中年危机”,零工经济为兜底个人梦想和家庭经济,提供另一种可能。

陈安苏 受访者供图

6月9日,初夏的上午,王计兵坐在自家小超市的柜台后面,店里一台老旧电扇呼呼响着。这家超市维系着王计兵一家五口的生活,除此之外,每天下午,王计兵还要送外卖补贴家用。这个从苏北农村走出,走南闯北做过不下十种职业的男人,最终选择在昆山落脚。而他更鲜为人知的身份,是前文学青年、不知名诗人和徐州市作家协会会员。

现代快报+/ZAKER南京记者
高达 文/摄

王计兵创作的诗歌

想

眉毛有点像,眼睛有点像
鼻子嘴巴也有点像,都不是十分像
我仔细地观察着自己
想把父亲从镜子里喊出来
想让他起身,跟我回家

娘

岁月把一部长篇小说
浓缩成一首诗
把一首诗浓缩成一个标题
把标题浓缩成一个字
把一个字浓缩成一根针
我喊一声娘
就心疼一下,我再喊一声娘
就想动用丝线

王计兵
受访者供图

陈安苏 受访者供图